

聂华苓自传



最美丽的颜色

ZUI MEILI DE YANSE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海 外 暨 港 台 作 家 自 传 丛 书

K875.D56
NHL/1
聂华苓自传

梦 花 编

最美丽的颜色

ZUI MEILI DE YANSE

J55977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江苏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美)聂华苓著;梦花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0.1
(海外暨港台作家自传丛书)
ISBN 7-5399-1389-4

I. 最... II. ①美... ②梦... III. 传记文学-美国-
现代 IV. I7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56995号

书 名 最美丽的颜色——聂华苓自传
编 者 梦 花
责任编辑 汪修荣
责任校对 刘 峰
责任监制 赵光明 胡小河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25
插 页 4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2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 — 5399 — 1389 — 4/I · 1297
定 价 15.8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聂华苓自传

最美丽的颜色

ZUI MEILI DE YANSE



聂华苓的母亲 武汉 1929年



1963年聂华苓与安格尔在台北第一次相见



1963年和两个女儿在台北家中

聂华苓自传

最美丽的颜色

ZUI MEILI DE YANSE



1965年在纽约



1965年和两个女儿在爱荷华博
览会上



1966年在芝加哥欢迎诗人艾略特的宴会上

聂华苓自传

最美丽的颜色

ZUI MEILI DE YANSE



1980年聂华苓、安格尔和巴金在巴金寓所



1980年和沈从文在北京



1987年在爱荷华家中

聂华苓自传

最美丽的颜色

ZUI MEILI DE YANSE



1988年在捷克布拉格



1979年安格尔在牛津



安格尔的墓碑上写着他的两句诗：“我不能移山，但我能照亮。”

目 录

一、小传	(1)
二、在故国	(3)
1. 我的家庭及创作	(3)
2. 我的母亲——给茹志鹃的两封信	(6)
3. 童年片羽——与安格尔对话	(14)
4. 重返故园	(21)
我们跟着“跳舞的”走上了中国的泥土	(21)
月台会亲人	(24)
军 号	(30)
火车笛子	(31)
粤汉路上	(34)
武汉，武汉，我终于回来了！	(35)
东湖水哟	(38)
和尚舅舅的栀子花	(44)
大江东流	(50)

三、在台湾	(56)
1. 山居	(56)
2. 寄母亲	(69)
3. 忆雷震 (附雷震夫妇来信十封)	(89)
4. 旧时路——怀念雷震先生	(112)
5. 殷海光	(115)
6. 怀念梁实秋先生	(131)
四、在爱荷华	(137)
1. “国”格与“人”格	(137)
2. 春风岁岁还来否	(144)
3. 风雪话相逢	(151)
4. 爱，是个美丽的苦恼	(157)
5. 事事欢欢行行	(162)
6. 我在爱荷华的一天	(167)
7. 雾夜牛津	(195)
8. 岁末夜谭，一九八九	(197)
9. 我的家在安格尔家园	(199)
10. 他仍然活在我身边	(204)
五、和大陆作家在一起	(206)
1. 这个国家使我年轻——冰心	(206)
2. 漪澜堂畔晤艾青	(216)
3. 姚雪垠与《李自成》	(228)
4. 松林坡和牛津	(243)

六、谈创作	(251)
1. 苓子是我吗?	(251)
2. 浪子的悲歌	(257)
3. 《台湾轶事》序	(262)
4. 关于改编《桑青与桃红》	(263)
5. 谈《千山外，水长流》的创作	(265)
6. 安格尔《中国印象》序	(277)
7. 女作家	(280)
8. 书与人	(285)
9. 海外文学与台湾文学现状	(295)
10. 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一）	(312)
11. 和非洲作家的对话（二）	(331)
附录：聂华苓主要著译目录	(351)
编后记	(355)

一、小 传

湖北人。一九四八年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九年由大陆到台湾，一直到一九六〇年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文艺主编和编辑委员。一九六二——一九六四年在国立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教小说创作。一九六四年，应邀为美国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访问作家。一九六七年，和美国诗人 Paul Engle 共同创办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 IWP”，每年邀请世界各地作家到爱荷华四个月，写作，讨论，旅行。一九七一年，和 Paul Engle（安格尔）结婚。一九七七年，三百多位世界作家联名推荐聂华苓和 Paul Engle 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两人主持 IWP 二十一年（世界各地到爱荷华的作家有七百多位），于一九八八年退休，专事写作。曾经参加爱荷华“作家工作坊”及 IWP 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作家有八十几位。大陆作家有丁玲、艾青、王蒙、刘宾雁、张贤亮、冯骥才、邵燕祥、萧乾、汪曾祺、乌热尔图、茹志鹃、王安忆、白桦、吴祖光、阿城、北岛、残雪、陈白尘、毕朔望、古华、谌容、徐迟、刘索拉等。台湾的作家，有余光中、郑愁予、白先勇、王文兴、杨牧、林怀民、姚一苇、杨

達、王禎和、痲荪、向阳、杨青矗、吴晟、蒋勋、陈映真、柏杨、李昂、黄凡、张大春等等。

在美已得三个荣誉博士学位（Honorary Degree of Humane Letters）：可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可欧学院（Coe College）以及杜布克大学（Dubuque University）。一九八一年，和 Paul Engle 一同得到美国五十州州长所颁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

迄今已出版二十几本书，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中译英、英译中以及文学评论，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文地区出版；并有作品在美国、印度、意大利、葡萄牙、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英国、荷兰、以色列等国发表。

《桑青与桃红》已有七个不同中文版本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出版；在匈牙利、南斯拉夫、英国、荷兰、韩国、美国（Beacon Press）翻译出书。一九九〇年以《桑青与桃红》美国的英译本得“美国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一九九八年三月在美再版。

二、在故国

1. 我的家庭及创作^①

一、父名——聂洸，号怒夫。

二、母名——孙国璵。她出身宜昌一大家族，由家族决定，明媒正娶，嫁给我父亲；两年之后，我一岁时，她才发现父亲家乡已有妻子、儿子。嫁过来后，里里外外全是她一人当家，因此招忌。母亲一九六二年故去，现葬在台湾碧潭边。

三、弟——大弟聂华懋，曾在国立十二中高中就读，毕业后，投考空军（一九四四年吧！），只因在学校吃不饱饭，空军待遇好一些。他说：“饿怕了！”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空军去台湾。一九五二年飞行失事身亡，年仅二十五岁。母亲

^① 此为聂华苓答《聂华苓研究专集》一书的编者问。

死后，就葬在他旁边。

小弟弟，聂华桐，哈佛大学物理博士，十几年来，和杨振宁先生一起研究高能物理；曾回国数次，一九八二年夏天和海外几位科学家应邀回国，曾和邓小平等领导人讨论科技交流问题。他就是那个没见过父亲的小弟弟，现在也有四十七岁了。

另外两个妹妹：聂华蓉、邹月珍（她过继给邹家），两家人从台湾移居美国；华蓉在爱荷华大学工作；月珍住旧金山。

四、我是一九六四年来爱荷华的。那时白先勇也在此做学生。我于一九六六年提议创办“国际写作计划”（IWP）。

五、回归意识的产生、滋长过程——我在美国，看海峡两岸，可以冷静、客观，又因接触面广，对新中国有些了解；在台湾，只听到千篇一律的反共言论（有的是真“反共”；有的是不得不叫叫嚷嚷，保护自己；有的是用反共言论掩护对国民党的指责批评），我和安格尔翻译毛泽东的诗，也得看许多有关长征、革命、毛泽东、新中国、现代史的材料，调整了我以前的“偏见”，弥补了我以前的“无知”。感到毛主席真叫人敬爱。长征是世界史上一件“大”事，叫人十分感动、敬畏。

但最叫我感动的，还是受过苦难而仍精神不死的“中国人”——在大陆的、在台湾的，是那种“中国人”的精神，使我逐渐产生了回归的意识。我对台湾那种“中国人”，也觉得很亲的。我知道有位可敬的朋友，他坐了台湾当局七年牢，现在仍然精神飞扬，忠心耿耿（为统一的中国），仍然说真话。

六、在台湾出版的书，《葛藤》已绝版（我早已把它丢了！），《翡翠猫》是短篇小说集，有一两篇已选入《台湾轶事》中。《失去的金铃子》似乎最受欢迎，至今在台还有人盗印，在香

港也是。我自己比较偏爱《桑青与桃红》。我偏爱的原因：一、那小说，在文字上，对我是个挑战。正如你所说的，几部的文字不同。我已离开故土多年，自觉文字的敏感性已逐渐减少（海外作家的悲哀！），假若《桑》书在文字上，我没失败，我没写出别别扭扭的翻译式文字，假若我把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人物的语言表达出来了，那么，我就可以不断写作了！否则，我就永远放弃写小说了。二、在主题上，对我也是个挑战。我所要表达的“困”境，各种各类的“困”，如何表达得才有深度，才有广度呢？三、在形式上，对我也是个挑战。我在这方面，大概受了现代西方小说的影响，非常注意小说形式。据芝加哥大学李欧梵教授说，在这点上，海外作家中，我大概是第一人吧，这一切，我都得细心经营——而那时候正是我实际生活最苦恼的时候；但我一心一意写《桑》书，那些苦恼全顾不了了！我一人关着门，一两个月连街也不上，日夜写。两个女儿到外地打工去了，安格尔到外地教课、演讲去了，我一个人“活”得很丰富，能写《桑》书是主要的支持力量。

《金铃子》，大概没有在国内修改。也许修改了几句话而已，关于尹之舅舅和巧姨幽会中的情景，修改了几句露骨的描述。

七、欧美文学对我有很大影响，但谈不上“哪些人”、“哪些作品”；所有读过的好作家、好作品对我都有影响。“存在主义”，我没研究，偶尔读到而已。假若我作品中有“存在主义”的色彩，也是我自生活中悟出来的。

补充：

我两个女儿——薇薇（王晓薇），三十三岁，刚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拿到中国文学博士学位；丈夫克劳斯（Klaus

Rupprecht) 为西德驻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住在北京。

蓝蓝(王晓蓝), 三十二岁, 搞现代舞, 主持爱荷华大学中美舞蹈交流计划。已离婚(英国丈夫); 有女金安霞(Anthea King) 九岁。住在爱荷华城。^①

2. 我的母亲

——给茹志鹃的两封信

第一封信^②

志鹃:

正盼望你的信。收到你第三封信, 我正在写小说《千山外, 水长流》, 写到内战部分, 一下子停不了, 耽误了两天回信的时间。

你对《黑色, 黑色, 最美丽的颜色》以及我个人的评语, 我都消受不起。回想起来,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相信你对自己的过去也有同样的感觉。我几乎肯定你会那么想。没被苦难磨坏的人, 没被担子压倒的人才能站起来“兴高采烈”地做“人”, 才能拿起笔来写作。你说不是吗?

我常想, 假定我父亲没死, 假定没有抗战, 假定没有内战(你叫解放战争。但那时在重庆, 在南京, 我们叫内战, 学

① 蓝蓝已与美哈佛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李欧梵结婚。

② 此为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给茹志鹃的信。

生游行时，就高叫：“反内战！反饥饿！”），不知我会成个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决不是现在的“我”！并不是现在的“我”有什么了不起。我的意思是：现在的“我”一定是个不同的人。社会历史的演变影响个人历史的演变——我写小说总摆脱不了这种历史感。目前写的《千山外，水长流》也是如此。

我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反动官僚”——我的检讨很坦白吧！一笑。我小时是有名的“聂家大小姐”，磨人，整人，捣乱，找碴儿。

我的父亲本属桂系，逃了特务八年的追踪，国民党终于给了他一个“反动官僚”的工作，流放到贵州平越。那时的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两银”的地方。父亲把祖孙三代留在武汉，一个人上任去了。他做了八个月的“反动官僚”，就在平越被杀死了。那时我才十岁，最小的弟弟华桐只有两个月，他从没见过父亲。

父亲有两个妻子。母亲是宜昌姓孙的世家的女儿，住在宜昌的年轻军官，托人去做媒，交换照片，族长说一声好，一个年轻女子的命运就决定了。直到我一岁时候，母亲才发现父亲已有妻室和儿子。他们和祖父母住在武汉。母亲认为那是奇耻大辱，想到自杀，正好看到我趴在床上朝她笑——我救了母亲的命！我永远有“目连救母”的心情，而且，永远朝她笑，就是当她在台北病危的时候，我也朝她笑，眼泪往肚里流：她不知道自己患了肺癌，将不久于人世了。她躺在病床上，微弱地对我说：“我知道我没大毛病；我知道我会好起来；我知道我是有福的人——因为你总是朝我笑……”

母亲那个人就像她纤巧的脚，缠过几天就放了，不是放大的小脚，也不是没缠的自然脚。她是个半“新”半“旧”的